

三才廣志

三才廣記卷之一

司

天道類

太極

要語

大極者無聲無臭之中有箇至極之理是爲造化之樞紐
品彙之根祇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如戶有極如衣有紐
挈其綱也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如木有根如幹有祇
立其本也謂之無邪冲漠無朕之中萬物森然已具謂之有
邪當初元無一物而不可究結其爲理也至高而不遺於卑
至妙而不離於微至精而不雜於氣至神而不滯於物天
地間未生者生未發者發無不生死於其間也如北辰居
所而經星七政晝夜環繞其所以動者一係於此而所以

然者則未當動也

易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朱子答蔡西山目所以闕闕往來而窮者以其有是理爾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
易行乎其中兩生四四生八至於八則三變而應而三才可見聖人因之畫為八
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此後方可以言此易字下可以言言也是變易也
是陰陽交錯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此夫子所謂無體之易言變易無體而
有至極之理無情動靜已發未發而言太極者性情之妙乃一動一靜已發未
發之理太極中全是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有善有惡皆是陰陽變化已
後方有通書曰誠無為太極也發善惡陰陽也德曰仁義禮智信五行
也皆說圖止說干漢上請易太極虛也陰陽者太極聚而有柔剛者氣聚
而體仁義生於太極見於氣體而動於知覺也分而二則為陰陽分而五則
為五行分而萬事萬物皆同此原則謂性而軒謂太極者萬物總會之
名所以形性之妙若只曰性不曰太極只去太極上說不見公川曰太極者則
性之妙見自稟賦親之謂之命自通天地人觀之謂之理萬物萬一具一
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體統一太極也遇日便不在太極則
有總會之義此極則有樞樞之紐皇極則有標準之義謂之太極則是樞紐
則有此理立乎二氣五行萬物之內無會之形而實為萬物之會無樞紐之形
而實為萬物之樞紐無標準之形而實為萬物之標準

周子太極圖

陰靜。○坤道成女。○
陽動。○乾道成男。○
主化物萬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
非有以雜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書爾
○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

中○者其本體也

○者陽之動也

○之用所以行也

○者陰之靜也

○之體所以立也

○者即之根也


○者習之根也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土者陽之變也。陰

之合也。陰盛故謂之右。陽盛故居左。冲氣故居中而水

火之也。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也。而火。火而土。而

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

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

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

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

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言也。各一其性而

萬物一太極也。

此以上引說列國體此以下度周性書二說意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

者。於是乎在矣。然行司之爲也。神心之發也。五性之德也。善

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誘之精而一有以全乎○之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司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楊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司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而動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

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試者聖人之本物之始終而天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行維之者蓋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惟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下已也動而惟陽靜而生陰分陰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著其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息則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之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方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

土陽也火金陰也水木陽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
變至以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全至其所以為陰者
則有適而非太極之道然也夫豈其所以虧欠間隔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星

五行具則造化發有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
非無極之妙一木嘗不各具以金物之中也蓋五行異四時異氣而皆不能
聲乎陰陽陽意為動靜意時皆不能離乎太極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
外臭之可言是惟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惟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
質而所稟不同外謂各又其惟也各一其惟則渾然極之全體無不各具
於一物之中而惟之無下在可見矣

無極之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軋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
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惟外之物而惟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萬而無間者也所謂
妙者也貞以理言無接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疑者聚也氣聚而
成行也蓋惟之主而陰陽五行謂之經緯此綜有以類疑聚而成行焉陽
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成
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萬物生變無窮以矣自男女而
觀之則男女各其惟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惟性而萬

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性外物而惟無不在者無不於此尤可見全矣子思子曰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

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大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而動陽陰皆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數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理不立而違禽之不遠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本注云至念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而生靜

本注云無欲故靜

立人極焉故聖

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為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內定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寂然所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天下之動

哉故聖人中正仁義物靜周流其動也必主乎靜此所以誠謂乎中而天下日月四時有所不能違矣蓋也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聖子乾論坤動靜而日不專一時不能直遂不合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本體一動一靜無通而非中正仁義之及蓋不假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吉修悖之亦在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以至以無則靜虛動直而聖人可學也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也仁義成得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而見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所體之用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柔也義也物之中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中而知之所以死矣此天地之所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者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証其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及則此首盡之其指豈不甲哉仰常文之
呈子昆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于是也先圖以授之程子之書言性與天道
多出於此卒未明以此首示人
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朱子曰太極所以指天地萬物之根無及所以著無聲無臭
之妙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及
而天及以其天具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古曰天及本及
無以其在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
外而未嘗不於陰陽之中以爲貫通於全體無乎在不則又
無聲無臭影響可其之高及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難
乎日用之間又曰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極而太極是就極無
中說有無極所以狀夫無聲無臭之妙太極是名此理之極致

自無極太極下而指之則萬一各正大小有定一物各具一極太極本無
極而之上則是萬物二貫萬分萬物統一本及雖二氣五行主全物料錯標

出於道之外哉以其通行而言則曰道以其極至而言則曰極太極是混
論底道是極中分派條理去皆是道如穿牛鼻路馬首皆隨他用

康極

與道豈有二理邪

又曰心爲太極

朱子曰此借人得理以一身之主而言艱雲龍謂心者如虛靈之物即性之
邪邪也極者至善至理即善性之形體也統乎理則渾然太極出應萬
事則一物各具一極矣故易曰寂然無思萬善無法是無極也此心
照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若於寂然之中有一念之動則是動靜
爲陰陽也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未嘗
言太極而孔子言之替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而
周子言之伏羲文王就陰陽以下說孔子又就陰陽以
上發出太極來

蔡季通辨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天先生義文以後不生孔子不
得三千年後不生周子無極之說則人接有義文之易物天子太

其氣也無涯但天之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自則自右轉而復左將將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左旋而向又向夕旦則自後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爲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渣滓取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元然浮空甚九而不溼其皇帝問於其伯曰地有憑乎岐伯大氣舉之謂一此也

爾雅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於春言色於夏言氣於秋言情於冬言爲相備也

詩大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論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姓生焉

中庸今天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
萬物覆焉

邵子曰一氣分而為陰陽判得陽之多有為天判得之多
者為地又曰天生乎動者也地生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
天地之道盡之矣又曰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也而不知天地之
所為天地也如欲知天地之所為天地之動靜將奚之焉朱子
曰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二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運去磨
得急了拶得許多渣滓在裏面無出處便結他在中陽
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
便在中夾不動不是在下

又曰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是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

性之說則人下知也知中知下矣無周程乎不得說雲龍不知太極之下易
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本本原原之妙既明則萬世之人心皆知有歸
宿之地

山陽度氏正曰所謂上之一圈者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
陰陽既形而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
妙未始相雜也至於陰陽變合而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
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物一太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金
復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太極也然其指五行
之命也總水也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
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一圈為乾男坤女者
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為萬物化生者所謂萬
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流於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

而無物不然也然天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可名無聲
臭之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
而已矣

已上皆道統之論

莊子太宗師篇大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太極之下
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稀韋
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
古不滅日月得之終古今息堪杯得之以襲崑崙馮
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
天顓帝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以立乎壯極王母得
乎坐乎少廣莫之其終

老子論無極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又曰有物混成先
天地生又曰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三五曆記云未有天地之
時混沌如鷄子渾渾始牙鴻濛滋萌

前漢曆律志太極元氣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易疏雲太
極謂天下未定之前元氣混而為一是太初太一也老子道生
一即此太極也混元既分即有天極故曰太極生兩儀即老
子之生二也

紀瞻傳太極盡之稱

古今事實

天地萬物之根

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偃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信夫
也周子因之而又畏之無者極所以著夫無

聲無臭
之妙也

乃萬物之至有

問無極而大及極是極至無餘之畏無極是無之至至無之中乃至存存焉故云無極而太極曰本只是箇太極只爲這本末都無物一事故說無極而太極如公說無及送他說曰好但太及說不去日有事便是太是北位將有事訓太字下得太及只是箇理却至無之中也曰亦得

萬物之領會

勉齋黃氏太極圖說云無極而太極妄意謂無及而太及者非老氏之出無八有與佛之所空也及斯道之本體而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生之畏性也通書統論之純誠者聖人之本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呈之原之乾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日粹至善者也此數以發明無極無太極原始而要其中也既又引易之擊辭立焉之日一陰一陰之畏道離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然身呈之道利貞誠之復天而明也性命之源乎蓋冲乎道無朕之中萬象森已具而無所虧乞天之所以物也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照鬼神之所以出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性命之所以正倫理之所以著人之所以爲聖人本乎上下貫乎一理其實然而不易者歟

天理之尊號

或問所云三極者何也曰言窮乎理而極者也一曰言達乎德而極者也二曰言盡乎道而極者也此三者皆天理之至善也所謂三極者即指此而言也

義往之所畏大懼者蓋天理之尊嚴也所謂三極者即指此而言也

常言所謂根柢根及是也聖人以陰陽五行闡發不窮而此理為閭闔之主如

戶有樞有男女萬物主生不息而此理為主生之本如木之有根抵至其在人

其為善之所極生萬事之所以定者苟莫非此理為之根柢為之樞紐焉是故畏

之極太者太西以加之稱言其為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

氣言理言

無極之說始以註乎柳子天對曰無極極之樞策韓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合陽也有極之後陽合分陰也是周子以前以有無極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康節是以言氣周子則專理言之耳

陸九韻非太極

九龍子美自號後山有書與朱子曰太極圖說非正意謂不當於太極更加於無極二字朱子答雲不言無極則太及同以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亦不言太及則無及論以空寂而不能爲萬物化之根又曰無及則是無形太及則有理後山不以爲然而詆滌溪不已至是淳熙戊申夏剛定復以書來因爲申其辨朱子答之云云

非有物之義

周子所謂無及兩太及非畏太及之上別有無及也但言太及非有物爾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古下文云無及之其三五之精既言無及則不伏別太及若如所說則處此豈不人一太及字耶

萬物各具太極

所謂太極散為萬物各是太極見得道下可而更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悟此意造此顛沛不可間斷此說大緊特之但周子之意若只是此則只是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通書一部種種說耶蓋紀曰鄒其太極散此處便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二盡是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更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盡得不但為塊然自守之計已也

廣志卷之二

天道類

天

要語

說文介顛也至高無上曰一大

釋文云天曰乾曰穹蒼曰青冥曰碧落曰泰元曰顓蒼古
文天字曰无四夷曰无胡人呼天曰祐音術天體曰圓自然
元氣曰鴻蒙天勢曰穹隆天地總名曰堪輿近天氣曰
雲霄造化之總名曰大塊雨止雲散之天曰寥廓音
天氣清曰沆寥次古六切天形曰昆侖天門曰列缺
易乾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
物流形

天行健

胡氏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之形望之其色蒼然南
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而倚杵此天形也

言其用則一晝一夜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夫人一呼一吸謂之一息一息之間天已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餘萬里則天之健用可知。

程氏曰傳天形如鷄子上規之星常見下規之星常隱中規日月五星之所用二十八宿布於其間半覆地上半繞地下以所行地數知之故觀之天行有以見重軋之象

朱氏曰天一而已但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覆之象非若健不能也或問乎邵子曰天何依曰乎地地何依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附如象負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形地附氣其形夜有涯

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爲波浪之狀之不知因甚麼時凝
了初間極軟後來方疑得破間想得如朝來湧起沙相似
日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霄電日星之屬
未子又曰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
放得寬濶光及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陸百年
爲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陸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闔闢更以
上亦復如此直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景只晝夜
便見五峯所謂一氣大息震陰陽無恨海于變動山殺
川短人物消盡舊跡大密是謂鴻荒之世常見高山有螺
蚌殼或生石中石即舊日之士螺蚌即水之物下者即便而
爲高柔者即便而爲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又曰天

運不臭晝夜輓轉故地權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亭則地
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爲許多查滓在中間地者氣
之查滓也所謂通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

又曰天数九重漸漸上去氣愈高愈清只是旋風就外面來
旋去旋出去查滓在中間成地

又曰天轉也非自東而西也非旋環磨轉却地側轉今按先
儒謂天佐旋者皆北面南歸之側其運如絡絲背東西西
視之側其運如轉車是也

又曰地脚是有空缺處天則四方上下却周匝無空缺偏塞
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著天天包地其氣無不通恁
地看來渾只是天氣却從地中送出又見地之廣處橫渠云

地對天不過又曰周禮註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景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謂四遊曰謂地之兩遊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上三萬里也春遊過東三萬里也夏遊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冬遊過北三萬里今曆家算數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月譬如大盆盛水而以虛氣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西去三寸亦如地之浮於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亦三萬里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非之出沒之所為乃也之由見四方而然耳曰然曰人如何則得如此恐無此理自雖不可知然曆家推算其數皆合恐有理也今按鄭氏曰地原三萬里春分之時地當中漸漸而

下至夏至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而上
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然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夏至上遊萬五千里地
之夏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又漸漸而下此所謂地升降於萬里
中三也又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今按爾雅疏亦曰天是太
虛本無行體但指諸星運占以爲天耳又曰天以氣而依他之
行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耳

或問三統朱子曰諸儒之說爲無處看來只是當天地肇判
之初天始開于位故以子爲天正其次地始開當丑位故以此丑
爲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寅位故以寅爲人正即鄙康節十二
會之會當寅位則有所謂開物當戌位則有所謂閉物便是天地之間
都無物了看他說便順天地翻轉數萬年或問天或問

天聞于子地聞於蒼人主於寅是如何朱子曰此是邵子黃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是以數推得於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其上方有人物也有一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歲日月時元會運在己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少會世皆于之間今漸及未以至息上說閉物到那里則不復有人物矣問不知人物消磨盡是天地環也不壞曰也雖一場體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便有一箇生得來或問天行律朱子曰惟胡安定說得好因言天之氣運占不息故各得地在中間未達曰如弄梳珠底只恁運古不佳故在空中不達少息則運去失今接丹書言人晝夜有一萬三千五百息壹千一百貳十五息乃應一時胡氏曰言蓋取諸此

或問天地之所以高深朱子曰公且說天是如何後高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高要之化連地下亦是天天只管旋來占去天大了故旋得許多查滓在中間世間無一箇物事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查滓故原厚而深也或問天有質否抑今是氣朱子曰是故旋風下突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爲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濁而暗上面至高處則至清至明

聞晉至論渾天以爲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是如何朱子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

胡用之問易本易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朱子曰此兩句說得極分曉蓋日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

在天中所以說天之中地與理與氣言之則氣却盡在地之地盡
承受得天之氣之所以說地之量廣只天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
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是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堅實
然却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裏面發出來所以坤三而虛用之
云地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所障礙雖金
石也透過地去便成受得者氣發育萬物曰然要之天形如一箇故
韜天便而那鼓韜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來往升降所
以說乾一而實地中間盡是這氣開闔消長緣中間虛故容得這
氣來往升降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矣其容得天之氣所以
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
之氣其以說其量之廣耳今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

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都地中透出來如十一月冬至用黃鍾管地鉅九寸以段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

畧到不差

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形地地附氣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

朱子曰康節此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復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地無外所以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也爲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佳不墜也外然便須軀殼甚厚何以故此氣也若夫地動只是一處動亦不至遠也又曰康節此說古今曆家所未及

邵伯溫曰伊川先生見康節伊川先生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知外伊川嘆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康節之詳也或問邵子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朱子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雖有內外日月東升西沒又從東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外今曆家只算到日月星辰運轉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邵子曰天圓而地方天北高而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北東南下而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也天覆壯地載天地天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程子曰次水池一始於中有生最先者也

又曰地無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天中一物耳凡有氣莫非天

有形莫非地

又曰天地動靜之理之圓則雖占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

又曰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常有空闕處如何地下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今天中一物爾如雲之聚以其冬而不散也故爲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

又曰天地之化一息不替疑其速也然寒星之變甚斬

又曰冬至之前天地閉塞可謂盡矣日月運行未嘗息也則謂之不動可乎故曰動靜不相離

又曰天只主施成之者地也

又曰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如此者必知道也
又曰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為故也使竭智巧而為之未
有不能息也

又曰地氣不上騰則天地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
者皆矣氣也惟無成而化有終者地之道也

又曰天之所以為天本何為哉蒼蒼焉耳矣其所以名之曰
矣蓋自然之理也

又曰詩書凡有箇主宰意思者皆帝有一箇包函徧覆底意
思則皆言天

又曰天地之化雖蕩然無窮然陰陽之度寒暑晝夜之變
莫不有常人之道所以為中庸也

又曰天地所以不已有常久之道也人能常於可久之道則與天地合又曰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又曰萬物始生也鬱結未通則實塞於天地之間至於暢茂則塞意亡矣

魯齊鮑氏曰物之初生其形皆水水者萬物之一原皆根於天一造化矣金石之產其物一乳一陽之氣一日之時一年十二月冬至皆肇於孔子者水位也夫水主陽而成於陰氣始動而陰生氣聚而靜則減水觀可氣可見蓋生水之初屬一故微至成時水則六矣或問曰天生水亦有物可驗乎曰人之一身可驗矣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慈心動則精方人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及可也水生則可以為天生水之證神

為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為水毋氣聚則水生也

雙峯饒氏曰當初只是一處清濁混沌濁者沉清者浮濁者濁清者清此是天開於子其時有已有地而未成到土丑方堅實有山川土之類方是地僻到寅上寅始生問於皇及經世觀之此心之動則太及動而生陽也所以心一動而自子至丑丑至寅年歲及多不應天地人如此隔絕曰且論其那箇是數

魯齊鮑氏曰天非若地之非行也地之上無非矣咸得一尺地便有一尺天人自不覺輕清上浮者為天天圓而動包着箇地方而靜在天之者中以重濁下況者皆天地之渣滓凝聚於下者也原其初則一氣而已一矣分為二陽得無陰是以乾天之一包坤地之二而為三在天中地之氣皆之之氣也

觀物張氏曰天圓如虛球地斜融其中西北之高載手
天未故南及出地說三十六度降及東高復乎天須故北及
入地亦三十六度東南多水西北多山其高卑可見矣地勢本
傾峻以其體大故人居其上而弗覺西北真安東面虛也人倚
北而面南是以天潛乎北而顯乎南水發乎西而流乎東也天包
地地載天天地相函以立於天虛之中而能終古不壞故在天成象
在地成仰大有文則俯地有理人能達窮此可知道性命之原知生死之說矣
致當胡氏曰天天非若地有形也自地而上非無天者昔人以積
氣名其象以衡蓋名其形皆非之天者莊周氏曰天之蒼蒼
正色邪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聲無臭皆舉之也日月星辰
之擊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鹿乎地也着明赫列傳度

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昔其有託則是
以形相寓以一氣形能無壞乎

西山真氏曰按陽經註荀子亦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質
也庸齊許氏曰天地之大乃陰陽自虛自實前無始後無終者
也天槩有時而混沌有時而間闢耳伏羲之前吾萬知其幾
混沌而幾開闢矣所謂混沌而開闢者以陰陽之運有太否
陰陽之氣有通塞方其太而通也天以清而浮於上地以凝而
填於下人物生息繁滋於其中復有英君誼群相繼為主而人
及以立以兩間之開闢者如此宜不至於再為混沌矣然陰陽之
運初能常泰陰陽之虞不能以常泰上下或立千萬萬年或曆
數萬年泰者有時而否通者有時而塞至以否塞之極也則天

之清以浮者濁而低地之凝以填者裂而洩人物之生息繁滋者亦歇滅而萎敗

魯齊許氏曰天道常於不足處行將去亦屈伸消長乘除對待之理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則不能合天道也

又曰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雷無非都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都也此天地所造化萬物日新無敝者也又曰天地二氣此二氣消縮彼二氣便發達此二氣未設一氣必往無俱往並發之理陰陽方長陽便伏又嚴霜以肅之使陽氣必伏書傳曰尊而君之則稱皇周天道至於洞酌於是為至故稱皇天皇天言乎其道也書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言堯道格於皇天故皇天眷命也又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陟扈

格於上帝至武王受命以道佐人主言故曰格於皇天又曰不能
格於皇天則不見以正祀昊天昊天者大神也五帝以繼昊天者
也夏日昊天則帝與萬物相見之時故祀於天祀皆主言昊天而
已碑雅引詩傳曰蒼天以體言之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
下則稱昊天自下降堅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春為蒼天則於夏為易耶易之者則為皞天不宜玄天者言乎
其道也皞天者言乎其德也又曰天之蒼蒼其色正耶遠而無所
至極也故詩於萬遠難訴每稱蒼天恭離曰悠蒼天此何人哉
卷伯曰蒼天悠蒼天視視彼驕人矜此勞人黃鳥曰彼蒼者天穢
良人是也爾雅曰窮蒼蒼天也窮言形蒼言色言方是時厲王無也
彼曼寧不我務言昊天則猶望之以其明也以曰靡有於力念窮蒼也

桑桑之時初曰倬彼矣天下大亂小人知念土宇而君子及無施力以
念蒼穹也昊天者大以明以玄天反詩曰浩浩昊天不駿其德蓋
冬曰上天天則宜玄其矣夏曰昊天昊天則宜駿其德矣今日浩浩
昊天夏駿其德則失其所以為天矣曰書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正言
昊天則主氣言之故也詩序曰昊天閭也幽王之詩始曰昊天疾威後曰昊天
疾威尚非所宜昊天疾威則尤非所宜矣書天號泣於昊天正言昊天則望
之以其閔也 禮曰號天不弟意亦是也傳曰上天言時無事在上臨
不而已詩曰明明上天照臨不土蓋悠悠蒼天貌明明昊天貌高高
上天貌蒼天悠悠而巧言曰悠悠昊天昊天明明而小明曰明明上天則
皆失其所宜非所以為天也蓋周之與也燕及皇及其亂也非特萬物失其
性雖失猶失其所宜矣是昊天之德不駿而上天之道不玄也昊天者大

而明也大所以明下明所以照下至冬則於其命也復矣故玄
天而上帝黃而也玄而帝黃而下則照臨有所不至矣是故
詩名篇曰小明而言其照臨以上天也

晉天文志天體云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日蓋天二日宣夜三日渾
天漢靈帝時蔡邕於朔方上書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體
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為運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
臺所用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員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
占察發劍以人立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代不易之道官
看其器而無本書前有庖犧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
受於殷本志亦闕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商周
人志之曰周髀股也者表也表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

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池四隕三
光隱昧以為晝夜中天高于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高於北
極下地二萬里天地降高相從日去地怕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
分冬夏之間日前行道為七衡六間每衡周經里數各依筭術
周句股重蓋推影極遊以為遠近之數皆得於表股者也故
曰周髀家云天員如張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
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曰日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暨之於蟻行磨
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下隨磨以左迴焉天
形南高而不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企是
如倚蓋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氣陰晴宜故沒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
氣少陽氣光明與日月同輝故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也冬天

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也
豈夜之書云惟漢秘書郎郝萌記宛詩相傳云天子無質仰而瞻之
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天青非真色而
黑非青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正皆須氣焉是
以其七曜或遊或往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
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沒也攝提
填星皆東方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二度遲疾任情其無繫者可知
矣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成帝咸東中會稽虞喜因宣夜
之說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
相覆日月方具方員則俱俱員無方員不同之義也其光曜
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物之有行藏也葛洪聞而譏

之曰苟辰宿不麗於天天為無用便可言無何必復云之而不動乎由此而談樵川之可謂知言之選也虞喜族祖河間相肇又立李天論云天形穹隆如雞雙幕其際周接四海之未乎元氣之上譬如窠以柳木而不沒者氣而充其中故也曰統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有蓋之有斗也北下於地三十度極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為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曰行黃道繞極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為長短也吳太常姚信造昕月而頃不能覆皆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水寒也故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而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極之四時日行地中淺故

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
地下淺故晝短也自竇喜聶姚信皆好奇徇異之說竒非
極數談天者也至於渾天理妙學者多疑漢王仲任據蓋天之
說以駁渾儀云舊說天轉從地下過今極地又一輒有火天何得
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曰隨天而轉非入地夫人目所望王過千
里天地合矣實非合也遠使然耳今視曰入非人也亦遠耳當日
入西方之時其下之時亦將謂之為中也西方之人各以其近
者為出遠者為入矣何以明之試使一人把火炬火夜行於平地
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使然耳今日兩轉不復見是火滅
見之類也日月也負也望視之所以負者去人遠也夫曰火之精
也曰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負在天何故負故丹楊葛洪釋之曰

渾天儀注云天如鷄子地如鷄中胚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
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
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於陰陽者張平子
陸分紀之徒咸以爲推步七曜之道度歷象昏明之證候校
以四八之氣考以漏刻之分占晷景之往來求形驗於事情
莫密於渾象者也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
水轉之今伺之者閉戶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靈臺之觀天者
璣璣所加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也崔子玉爲其碑
銘曰術數窮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藝與神與契蓋
由於平子渾儀則第動之有驗故也若天東如渾者則天

出入行於水中為的然矣故皇帝書曰天在城下水在天外
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曰時乘六龍天陽爻稱龍龍者
居水之物以喻天天陽物也又出入水中與龍相似故以龍比
也聖人仰觀俯察審其如此故晉卦坤下離上以証日出
於地也又明夷之卦離下坤上以証日入於地也需卦乾下
坎上此亦天人水中之相也天為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
水中當有何損而謂為不可乎故相君山曰春分日出卯
入酉此及人出卯酉天之卯酉常值斗極為天中令視之乃
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入時日出入乃在斗極之南若如
磨石轉則北方道遠而北方道近晝夜漏刻之數不應等
也後奏事侍報坐而廊廡下以寒故暴背傾者光出去不

復暴背君山乃告信蓋天者曰天若如推磨石轉而日西行者其光景當照此廊下稍而東耳不啻牧出去後出去是應渾天法也渾為天之真形是可知矣然則天出於水中無復疑矣又今視諸星出於東者初但去地小許耳漸而西行先經人上後遂西轉而下焉亦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沒無比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謂天磨石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衆星日月宜隨天而迴初在於東次經於南次到於西次及於北而復還於東不應橫過去也今日出於東冉冉轉上及其入西一復漸漸稍下都不繞邊壯去了如此王生必故謂為不然者疏矣今日徑千里圍周三千里中足以當小星之數十矣若日以轉遠之故但光曜不能復來照及人耳宜猶望見其體不應故失所在也日光既

盛但其體又大於其星矣今見極北之小星而不見日之在北者明其不比行也若日之轉遠之故不復其北入之間應當稍小而日方人之特乃更大此非轉之微也王生以大炬喻日吾亦將借子之予以刺子之楮焉把火之去人轉遠其光轉微而日月自出入不漸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謬矣又曰之八西方視之稍稍去初上有半如橫破鏡之狀須臾論沒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轉北去有半者其北都沒文填宣先如豎破鏡之狀不應如橫破鏡也如此言之日出西方不亦孤子乎又月之光微不及日遠矣月盛之時雖有重雲蔽之不見日體而夕猶卽然是是光猶從雲中而照外也日若繞西及北者其光故應如月在雲中之狀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曰入則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晝

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者不應日亦入而星月亦出也又按河落之星文皆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夫言餘氣也則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顧當言日陽精生火者可耳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則亦何得盡如日月之負乎今火出於陽燧員而火不員也水出於方諸方而水不方也陽燧可以取火於日而無取日於火之理此則日精則生火明矣方諸可以取水於日而無取月於水之道此則月精之水了矣王生又云遠故視之負若審然者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何以視之不負乎而因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鉤至晝若遠是見負不宜見其殘缺在右所起也此則渾天之體信而有獄矣白虎通云天地何也天之爲言鎮也居高理下爲人鎮也

春秋說題亂云天之言顯也居高理下爲人經紀故其字一大以鎮之此天之名義也天之爲體中乎地日月星辰屬焉然天地有高下之包形四時有升降之理日月有運行之度星辰有次舍之當既曰釋天不得不畧言其趣故其形狀之列凡有六等一日釋天之見周體如蓋在上二曰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如鷄卵白之繞黃楊雄栢譚張衡蔡邕陸續王肅鄭玄之徒並所依用三曰宣夜昔說殷代之制其形體事義無所出以言之四曰昕天昕讀曰軒言天此高南下若車之軒是吳時姚信所說五曰穹天玄穹降在上虞氏所說不知其名也六曰安天晉時虞喜所論

淮南子九天中央鈞天東方蒼

一說

東方變天北方玄天西

北方幽天西方昊天

一說成呂氏春秋
顧漢志注治

西南朱天南方炎天

一說赤

東南陽天廣雅九天東方皞天南方赤天四方成成天餘
同漢書效祀志

東壯維天離騷經指九天以爲正周

禮疏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尊而君之則曰皇天

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繁下則稱昊天自上監下則稱上
天據遠視之則稱蒼天楚辭大閭圜則九重注九陽數之極
所謂九天者中天羨天從天更天曄天廓天咸天沉天
成天

大玄九天皆首爲天名八十一首周九天素問天不足西北故西
北方陰也人右耳目不如右明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人
左乎足不如右強又曰天不足西北故左寒而右祿也地不

滿東南故古然而左溫老子云域中有四大又曰天又曰天
得一以清

尺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劉禹錫天論云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
照照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過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徠窮阨
而呼必可問隱痛而祈必可荅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陽
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物曰天與人實相異雷震乎草木
未當在罪春滋乎莖茶未嘗善跽蹻焉而遂孔穎焉而
厄是茫然有無是若則自然之說勝焉

朱子子曰乾者天之形天者乾之性

古今事實

盤古開闢

天地混沌如鴉子盤古主其中萬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陽濁為地盤古在其平一日以受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一萬八千歲天類極高地教極深盤古極大後乃有三皇教起於二位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衰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出餘整三五立紀

女媧補天

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出湯問

杞憂天墜

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寢食又有憂彼之憂者曉之曰天積氣耳元處無形奈何而萌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辰下當墜地曉者曰日月星辰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正復使墜亦可能有中陽出列子

夢至鈞天

秦穆公——帝所觀——廣樂地四之以策秦遂大昌出

木公金母

木公亦云東王父亦云東王公蓋青陽之氣萬神之先也亦號玉皇君居於云房之間以此方蓋青云為城仙童侍王女散香真僚仙官皆稟其命

馬昔漢初小兒於道歌曰青青裙人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不識唯張子居知之乃往拜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出太平廣記之曰

雲擁王帝王帝所居常有紅雲擁之雖真仙亦得見其面出翼堅傳

屈原天問一作離騷曰——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問

帝閭九重

宋玉招魂云建約九閭兮味害下人。張衡思立賦云斗帝閭使閭帝

張溫問天吳使張溫來聘問秦秘曰天有頭乎必曰有之溫曰在何方密曰詩云乃春西顧以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必曰天處高而

听耳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溫曰天有足乎必曰詩云天步艱難若其元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性乎必曰姓劉何以然曰天子姓劉以知之出蜀志

陶惲登天

陶惲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比登其入唯一門不得入閭者以扶攀之用墜地折其左翼及膝左腋猶痛

夢手捧天

韓魏公知秦州以疾數日忽日適一以——者再其後援英宗於藩邸英宗於東宮出洛陽錄

天門收榜

范文正公倅陳州時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道士來問狀壇終夜下動試
捫其肘則僵矣更手五足微動良久謂守曰夫人壽有大年所若勿慮中
間今夕奏章于其父矣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駭道以故
稽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字黑塗旁住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每
遇命卒愈明春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為拱辰公
始嘆道士之通神出括異志

羣物之祖

天者——也故偏復包含而無所不通日月風雨以和之徑陰陽寒
暑以成之出嘆董仲舒傳而

羣陽之精

天羣精陽也合為太一分為兩名故立字天為天出春秋說題

高目下耳

昭昭乎惟天為總惟天為明天能——其——而——其——者匪天也

道猶張弓

天之——其——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與
之出老子

形如倚

行如蟻磨

具見要語

大形如鷄子天大地小
如事之出渾天儀
表東有水地乘氣立載水而溪天

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出禮記

日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出左傳

衣公曰敢問何乎天道也子曰一誠而明是天道也

天聰明也聖人得之天垂象也聖人則之
以衡軸考之以權軸六帖

愛兒語

東峰東南陽赤西南平西成西臨止去東北寅中夾均出楚辭

五方天神

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惟即魄室也出曰天皇帝太赤曰太亦其佐曰五帝東方青帝威灵仰南方赤帝出煌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赤帝計先計中太黃帝合樞紐出

天地相去詳見要語

虎豹九關

則我世後之也故楚辭

漏天

蜀有地名一古詩地近漏名天終歲雨出杜詩注

補天穿

臥俗通江東人號正月二十日為天穿日以煎餅置屋上謂一蓋

天運

天者十二剛運間三十六轉為一周一千三百六十周為陽字出陽雜俎

九二

一平二美天三度天曰更天玉版天六廣天八沉天九成天出人元經

四天

三界外曰四人境謂常駐玉隆度黃史四天也出酉陽雜俎

八桂山

楚詞曰八桂何當東南虧王逸注曰言天日有人有山為桂也

地厚與天高等

天去地二億二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南北相去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七里二十五步東西短減八步出初李記

金階雨閣

神異經東北太荒中有金階雨閣高千又上明月珠經三人光照千里

天桂地維

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觸不周折一絕一故天傾西北日月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出列子

閻闔

離騷吾今帝閻闔分侍一而望予同焉相如大人賦排一一而

三清

王清元始居之太清玉宸道君之上清混元老君居之

欲界色界無色界三十二天

欲界十天色界四天初禪各三天四禪九天凡一日八天八天無色皆禪色界而三天一爭居天二無淨天三過淨居天無相地無聲衣食自至有三

天一出后出詩注

佛說三十二天欲界六天

四天王天初利天須臾摩天兜陀天樂變化天地化自在天 六天名為欲界出楞嚴經

色界十八天

此眾天梵輔天此三勝流名為禪少光天無量光天無音天此三勝流名為禪福生天福愛天廣果天無想天此四勝流名為禪無煩天無熱天喜見天善現天生十八天獨行無交

四禪無煩天無熱天喜見天善現天生十八天獨行無交未書形累名為色界出楞嚴經

無色界四天

四心空處識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是四空天身心滅書定性現前名無色界出同上

道經說三千二天欲界

黃帝天至先天何重天十有五天此六為天欲界也出護命經注

色界

越衡天深廣天日和陽天恭華天宗觀天室於空曜元慶天極遠天元載天北升天皇座天合十二天為一出同上

無色界

極思天考遠天翁重天光西由天阮樂天星極言天霄度天元洞天妙成天禁止天小神顯天土隆天梵度天寶變天天合是十四天為一出

出護命

崖公

散樂行天為一出致信記

天公

度亮云一出情情也

自地至天萬五千里

晉書天文志曰日去地常八萬里又曰地上去天八萬一千三百余里又地至地東西南北相去二億三萬余里自地至天半八極之數有陽維祖云自地至天十一萬余里學林案周禮以天柱之法而在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柱升降三萬之中是以半文得地之中觀川陽成為然此乃古文聖人推則天地高深之法足則地之天萬五千里亦他說無根出學林

穹隆

天形一其色蒼蒼出亦雅穹穹蒼注

職覆

天一司一出列子天論

生植

天之道存一出劉禹錫天論

碧落

天關一出劉禹錫然付

碧羅

初雨歇洗土一出天出破詞

碧深

秋高天一出後土詩

清深

天宇開一出韓昌黎詩

顯蒼

寶殿起雲荒而延一師古曰顯、天之元氣顯江攷曰其色蒼攷曰天一

顯穹

封諱書律曰師古曰皆謂天也言氣顯汗也言形穹隆也

渾元

幽通賦一運物師古曰一天世之氣也渾音胡昆反

天淵

宿戲聲靈寒於一

湛與

藝文志一金匱十四卷師古曰汗快云天道一池道也甘泉賦屬一以聖靈子張安曰一天也顯多也

九重

禮樂志：「問師古曰：天有。」

九閼

又專精齋志：「如河曰閼，亦陔也。陔，重也。謂九之上也。閼，合韶音段。」

九閼

楊雄傳：「師古曰：「九天之門。」

古今事實

蓋天渾儀

傳中劉智云綱帝造渾儀黃帝為蓋天然北二器皆古之制但傳說有失其用昔者聖王正歷明時作國蓋以圖刊宿極在其中為之以觀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迴右行以為已行道故明其四時所在春以青為道夏以赤為道秋以白為道冬以黑為道四季之末各十日以為黃道蓋首以定仰視雖明而未正昏明分晝夜故作渾儀以象體

璿璣玉衡

齊興在...以齊七政孔安國云璿璣玉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齊於天文以審以疏云璣二為運轉衡為橫蕭運儀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漢也以象泥天儀是也蔡邕云玉衡常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垂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

黃道銅儀

後漢律歷志章帝元和二年大初夫大益速近下詔施施行四分歷和帝永元四年復令史官以九道云候洪望左中郎時賈逵論曰臣前上傳其等用黃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日月同於今歷弦望差一日以上轉奏以為變至以為日却縮退行於黃道日得行度不為變顧為太史

宮日月宿簿及星度課與侍詔星象考杖奏司臣謹按前對言冬至日去極一百二十五度夏至日去極九十五度春秋分日去極九十一度法範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五紀論日月行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準日月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也以今太史官候注攷元和二年九月以來皆如安言問典呈持詔姚崇并畢等十二人皆曰星宿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案行案甘露二年太司農中丞耿壽昌曰以晷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狀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亦道使然此前世可共知也如言黃道有輪合天日無前却弦望不差一日此角赤道密近宜施用案達論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七月甲辰詔書造太史道黃銅儀合二十八宿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牛十九度四分度之一又官以校日月行參弦望雖密近而不為注日儀黃道與度轉運准以候日也以來少稽其事

壽昌圓儀

春秋文耀鉤云唐光即位羲和立混儀既且漢太初落下闢軒于妄人朕等造一以考歷度後至和帝時賈逵繼作又如黃道至順帝時張衡又制渾象其後陸續亦造渾象吾時王蕃制渾儀

靈憲弄罔論

張衡靈憲序曰昔在先王持步天筵先準之於渾體是謂正儀立度而黃極有通達也極運有通藉也乃稽故靈憲作也

瑞輪英笑

晉至順帝時張衡置渾其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永轉之於殿上室內星中出沒與天相應因其闕矣又傳一一於晉下隨月盈虛依宿開落其後陸續亦造渾象至吳時盧江王蕃差數術博劉洪乾象曆依其法而制渾儀范祥瑋之曰範圍兩儀天地無所蘊其英情機物有參不能參其智崔子立稱之曰數術窮天地制作倖造化

候風地動儀

漢張衡順帝時為太史令陽加元平祿七月侵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而飾以篆文山道為獸之形中有都傍行八道施開殺機外有八龍首仰銅凡下有蟄除依口壓之其牙微巧制皆隱在樽中覆蓋周密無隙如有地動尊振則龍發機吐丸而蟄除仰之振聲激揚同者因此用之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而乃知震之所存驗之以事合契名神自典書所記未知有也嘗一龍發機而他不知動京師發者咸怪其無証後數日辟至果地震隴西於是咸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崔子玉為其碑銘曰實窮天地制作倖造化高才偉藝典神合契蓋由平子渾儀乃地動儀有驗故也

陸續渾象

晉至一一造一一其形如鳥卵以施二道則黃道應長於赤道也續云天象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然則精以天形正員故也而渾象如卵則自旁遠背

王蕃渾儀 見要語

論渾象體

宋志御史中丞何承天論渾象體曰天行正員而水周其下言署求陽谷日之所出西至紫泥日之所入在子云北南漢亦左之遺記四方皆水正也

候部鐵儀

隋天文志論渾儀後魏道武大典合大史令崔浩修渾儀以觀星象十有餘載至明元永興四年壬子詔造太史一以爲渾天法考璿璣之正其名曰於皇大伐配天壯作亦明明聲烈遐布爰造應器考正宿度貽法後葉永垂典故其制皆以銅鉄唯誌星度以銀錯之南北柱曲抱以椎宋西柱直下者十字水平以植四柱十字之上以觀負變視其餘皆與劉曜儀大同今人又候台所用也開皇以後靈台以後動缺渾天儀則七曜盈縮以蓋齒列星坐分黃黃道距二十八宿分度而莫有更高渾象者仁壽四年劉焯論渾天曰今立術改正日渾不用

器準品

北使後魏信都芳名美術安豐王延明欲抄集五經異事爲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爲樂書古人聚渾天歌器地動銅爲漏利候風候諸巧事并爲器準注今芳美之芳自撰注也

小渾天

宋元嘉靖十七年作小渾天二分為一度徑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安二十八宿外
星官備足白黃等三色為三象其日月五星悉在象天運而地在其中也

景銅儀

景元林重云殿前制同儀其制有以現又有單環規又有半規其坐又有以環規
南頭入地下以象南極北頭出地上以象北極其運動得求西轉以象天行及軸之間則
置衡長八尺極其錫題劉曜光初六年更官承南陽孔挺所造則左渾儀法也

觀臺渾儀

隋志史臣余訪見元魏太史令曰北崇所造以鉄為之其規有六其外四規長
定一象地形二象赤道其餘象二極其內二規可運轉用合八天之管以窺星度周乎
所得隋開皇三年新
都初成以置觀臺之上

黃道游儀

唐天文志開元九年一行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左內率府兵曹參
軍梁令瓚以木為游儀一行是之乃奏一左有其術而無其器昔聖人
皆未能得今令瓚所為日道月交皆自然契合推步尤要請更鑄以銅鐵十
年成李淳風黃道儀以衡觀則帶日道傍列三百四十九交以揭日游法難

日運寢廢臣更造游儀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中以立黃道交於奎輪之間二至陟降各二十四度黃內施白道日不用究陰陽朧服動合天運簡而易後可以制器垂象永傳不朽

水運渾天

唐天文志開元十一年將於成明皇又詔一行與李淳大鋼儀負天之象以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又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二夜而天運用外絡二輪縱矣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旋一周日水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之七十九轉有余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以水激為地平儀半在他土半在地下晦朔望弦運速有準立不人二於平地上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柱也以候辰至辰亦自撞之皆於橈中各施輪軸鈞鍵關鎖交錯相持置於武成殿前以示百官無幾而銅漸注不能自轉遂藏於集賢院當時稱其妙亦之曰

宋朝渾儀

詳見要語

廣記卷之三

天道數

大度

要語

朱子曰天有三百六十度只是天行得過處為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為辰又曰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一度日亦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此天道常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今人却云月行速日行遲此錯說也但歷家以右旋為說取其易見日月之度耳又天行健一日一夜一周天過一度日稍遲一度月又遲十三度有奇耳因峯陳元滂云只似在圓地上走一

人過急一步一人不差及一步又一人甚緩差數步也天行只管差過故曆法只管差堯時昏曰一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

又曰辰天壞也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所宿處為辰又曰日月所會是謂辰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為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枵之數是也然特在天之位耳若以地所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推之天鵠火加於地之午位及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又曰或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又行則如何曰橫渠說日月

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分度之
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五却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一日天進三度
積至三百六十五十四分日之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
日所退之度亦恰退進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日三度有奇進數
為順天而左退故為逆天而左曆家以進數為順只以退數為逆之
故謂之右行且日行遲月行速然則日行却得其正

又曰問天道左旋日月星辰右轉日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基
看天上日月星不曾右轉只是隨天轉天行健這箇物事極
是轉得且如今日日與月星都在這度上明日旋一轉天却

過了一度日遲些便欠了一度月又遲些又欠了十三度如歲星
須一轉爭了十三度要者曆數子細只璇璣玉衡疏中載王
蕃渾天說一段極精密便是說一箇現成天地了其說曰天之
形上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較又裏黃圓如彈丸故曰
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覆地下其
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也下亦

北極出也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高高正當天
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
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
至去極道南下去道地三十二度而已是夏至日比之日六十
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十五度此其天率

也南北極特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科而迴轉也或問大事一日一周日則或問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度也日此說不是若以為天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更是如十七則日日一般却如何紀歲把曆時節做定限若以為天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趙宋趙去將土五午時便打三更矣因取禮記月令䟽指其中說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兩處曰此說得甚分明其他曆書都不如此說蓋非不曉但習而不察更不去子細檢點而今若就天理看時只是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蔡季通常有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法太

虛裏觀那天自是日月裏得不在舊時處了天無體只
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日月皆位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
一日運一周似舊到只那角上天則周了又過了角步于
日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蔡仲默天說亦云天休至圓
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二統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
天而必遲故日行一日統地一周而在天為不亦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
尤遲日常不及天十三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
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日法九
百四十如二得六不尽三百十八四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
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三十日有三百六十日者

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如多五百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三十二者五為氣盈月與日會如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也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此說也分明

問周天之度是自然之數是強分曰天左旋一晝夜行一周而又過了一度以其行度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只將南北來看今日恁時看時有甚星在東邊明恁時看這星又差遠或別是一星了

問童度同道曰天有黃道有赤道天正如一圓區相似赤道是

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處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橫道赤道十字竈頭相交處期種看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十一度雖同比一度却南北相向日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曰蝕望時月蝕故是陰敢陽敵然曆家又謂之暗虛蓋大日外影其中暗虛處故月蝕或曰嵩山本不擋天之中為是天形歇側遂當其中耳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高山之北南極北天之極樞紐只有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

問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說也色以記
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
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東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
道東并黃道而九如此即日月之行其道各異况陽用事則進
而北晝進而長陰用退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月行則春東從
春夏南從赤道殊西從白道東北從黑道日月之行其不同所
謂之人又有或蝕或不蝕及其行或高如出道又如此然每月合
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於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
而偏或差遠而相不值則皆不蝕如何日月道之之說所引皆
是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
隨黃道而出其旁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處度其望日則日月

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如月午或在卯或在
酉之類是也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
差遠於日則不蝕壯正如一人秉燭而在內月在外則不蝕或南北
雖亦相近二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視之其兩之相去差遠則雖扇
在內獨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
近而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天畧可見

問北辰之爲樞何也曰天圓如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中
故天形半覆地上半天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
則爲南北極謂之極者猶屋脊謂之屋極是也然南極低入地
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極見北高出地三十六度故
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

所而不動其傍則之星隨天左旋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
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矣問經星左旋綿星與日月右旋是
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在左旋看來橫
渠之說亦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特傳只在舊說或曰此曰易見
如以一大論在外一小論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慢雖都是
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以有轉了曰然且如此則曆家
逆字背着改做順字退字背着改做進字

象山陸氏曰書疏云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
如天彈九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北去極直徑
一百八十二度強天體隆曲正當之中央南北二極中氣之處
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

行赤道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分同冬至赤道至南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月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日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踰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去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畔也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赤道出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角於奎月有九道共出入黃道不過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者月道交與黃道交也或問晦翁常疑曰日月右轉不是以爲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却乘一度日一日一夜恰好月則不及十三度有奇與曆家所推大段相交不和何所見而去爾潛室陳氏曰天行日剝一度出鄭康

成日月俱右轉聞橫渠有此理但曆家用簡樸超經法巧筭須用作右旋却取他背後欠天零數筭起故曰只作行一度月作行十二度有奇庶乎簡樸超經有筭也

臨川吳氏曰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便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歷家蓋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筭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筭之因此後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般便風皆超壯其一般行

緩者見前般之快但覺自己之般如倒退難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般不着故也今當以太虛中作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般一度鎮星之行壯天稍遲於太虛盤中雖過了少子而不及於天積二十八箇月則不及

天三十度歲星之行壯鎮星尤遲其不及於天積十二箇月與
天爭差三十度受感之行此歲星最遲其不及於天積六十度
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榮或又遲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
一周市無餘無欠此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月則不及天三
十度天日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積相準則與
太陽同星辰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
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以比天為差十二三度其
行遲故退度最多今人不曉以為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
疾也於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
土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太
率也古今事實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經星二十宿布於四方東方蒼龍七宿其屬二十二星七十五度北方玄武
七宿其屬三十五星九十八度四度之二西方白虎七宿其屬五十一星八
十度南方朱雀七宿其屬六十四星一百一十二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度
之二每一度二十九百三十二里周天積一百七百九百一十三星經三十五萬六千
九百七十一里出後漢地理志往

廣志卷之三終